

中外英语学习者议论文写作中的模糊限制语使用 ——一项基于语料库的对比研究^①

柴照欣 王勃然



【摘要】本研究基于模糊限制语分类框架,探究了中外英语学习者议论文写作中模糊限制语的总体使用情况、差异及动因。中国学习者总体使用频率偏高,存在滥用、误用或少用现象,且使用类型分布不均衡,过度依赖直接缓和语,而范围变动语和间接缓和语的使用较为局限。相比之下,外国学习者模糊限制语的使用更为均衡,多样性明显。差异可能与学习者的语言学习背景、文化与思维方式以及母语迁移等因素相关,但仍需进一步加以验证。研究结果对我国英语写作教学有一定启示。

【关键词】语料库;中外英语学习者;议论文写作;模糊限制语;对比研究

1. 引言

模糊性作为人类语言的本质特征之一,有其特殊功能,是自然语言中不可或缺的存在。(伍铁平,1999)在 Zadeh(1965)模糊概念和模糊理论的基础上,美国语言学家 Lakoff(1973:471)最先提出模糊限制语的概念:“有意把事情弄得更加模糊或更不模糊的词语。”该类词语用于表示不确定性、临时性和可能性,作用是调节语言的模糊程度。一方面,模糊限制语的使用可使文章显得更加严谨与准确,另一方面,有助于拉近与读者的距离。(Salager-Meyer,1994)正确使用模糊语言能实现有效沟通,提高语言准确性,因此,可以利用模糊限制语来准确地陈述观点、表达命题,体现论述的精确性、可靠性和礼貌性。(Rounds,1982)

在二语习得过程中,写作作为检验语言输出成果的重要衡量标准,对检验二语学习者对目标语词汇、句法等内容的掌握和运用情况具有重要作用。(Swain,1985)近年来,二语写作中模糊限制语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广泛,涉及不同文化、不同

^① 本文系辽宁省“兴辽英才计划”教学名师项目(项目编号:XL YC2211008)的阶段性成果。

语言水平的学习者,研究语料主要基于学术语篇(王晶晶等,2019;刘应亮等,2023)、科技语篇(余千华等,2001;Yang,2013)、商务语篇(赵越,2020;史兴松等,2022)等。研究普遍认为,二语学习者写作中的模糊限制语使用与本族语者存在显著差异,呈现出使用类型单一、部分滥用、误用、少用及脱离语境的现象。然而,议论文篇作为中国学习者常见的写作类型之一,以其为语料的相关研究相对较少。(吴光亭,2015)鉴于此,本研究基于 WECCL2.0 和 NESSIE 语料库,结合模糊限制语四维框架(Prince et al.,1982;何自然,1985),通过与英语本族语者的对比,总结中国英语学习者在英语议论文写作中模糊限制语的使用情况,推论二者差异根源,以期为我国英语写作教学实践提供启示。

2. 文献综述

2.1 模糊限制语的界定、分类和功能

早期语言学界对模糊限制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语义层面,自 20 世纪 80 年代起,开始逐渐拓展到语用学(Prince et al.,1982;Brown et al.,1987)、社会语言学(李福印,1995)、心理语言学(Dixon et al.,1997)等领域。对模糊限制语的界定范围也逐渐从词汇、句法结构扩大至语篇。

Zadeh(1965)是模糊理论研究的重要先驱。在其研究的基础上,美国语言学家 Lakoff(1973:471)首次提出了模糊限制语的概念,即“有意把事情弄得更加模糊或更不模糊的词语”,例如 very、much、almost 等常见表达可以被视为模糊限制语,这也成了后来众多研究的起点。此后,学者们从不同角度界定了模糊限制语,详见表 1。

表 1 模糊限制语的界定

代表学者	界定
何自然(1985)	一些令听话者难以获得确切信息的词语,例如 kind of、sort of、情态动词(must、can 等)以及一些含有推测或不确定含义的表达,其中包括 I guess、I think 等
Brown et al.(1987:145)	模糊限制语指“对某个谓词或名词短语属于某一集合的程度进行限定的词或短语,在某种条件下可以部分地改变话题真值程度的分词、词或词组”
Yule(1996:38)	“模糊限制语就是关于话语如何被理解的告诫性注释”
Hyland(1998:1)	“模糊限制语表明对伴随命题的真值缺乏完全的承诺,或不想明确地表达这种承诺的任何语言手段”
Channell(2000:214)	“模糊限制语指表达说话人或作者对所述话题或事件真值的承诺程度的词语或表达方式”

由此可见,虽然模糊限制语的界定标准不一,但都离不开一个中心概念:模糊限制语可以作用于词或命题,并改变其模糊程度。

学界从词汇句法学(Zadeh,1965)、语义学(Hyland,1998)、语用学(Prince et al., 1982;何自然,1985)等不同角度对其分类。Zadeh(1965)将模糊限制语按照词汇句法范畴分为4种类型:第一类是一些形容词和副词,例如 very、nearly、usually、maybe等;第二类是一些后缀,例如-ish、-ly、-like;第三类是一些表示模糊表达的短语或分句,例如 as if、so...that...等;第四类是表达观点的短语成分,例如 I think、in my opinion等。

Prince et al. (1982)从语用功能角度出发,将模糊限制语分为变动型模糊限制语(approximators)和缓和型模糊限制语(shields),详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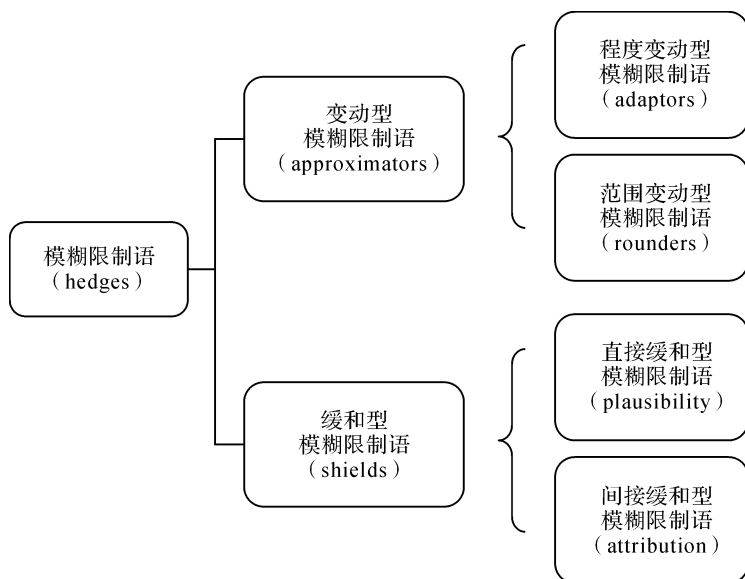


图1 Prince et al. 对模糊限制语的分类框架

何自然(1985)在 Prince 等人的分类基础上稍作修改,并用汉语进行详尽的解释和说明,其分类与 Prince 等人的基本相同。Hyland(1998)基于 Prince et al. (1982)的研究,从交际功能角度对模糊限制语进行了更详细的研究,将模糊限制语分为词汇模糊限制语和策略模糊限制语两大类。其中,词汇模糊限制语包括认知型情态助动词、认知型形容词、认知型动词、认知型副词以及认知型名词;策略模糊限制语是指一些具有模糊限制作用的句式结构。

综上,学者们提出的分类标准各具特色。其中,Prince et al. (1982)的分类方法最具影响力,并被广泛应用,因此本文基于这一分类方法展开分析。

模糊限制语的功能研究主要以语用功能为核心。Channel(2000)总结了模糊语言的语用功能,包括提供恰到好处的信息、避免冗长细节、发挥劝导作用、实现自我保护以及表达礼貌等。Hyland(1998)从多语用的角度研究发现:作者导向的模

模糊限制语有助于提升表达的准确性并维护作者与读者间的礼貌关系;读者导向的模糊限制语可鼓励读者积极参与讨论,达到与读者互动的目的。因此,模糊限制语既能传递“作者对所指信息真实性的确信”,也能“维系作者与读者间的关系”(Hyland et al.,1997:185)。此外,也有研究结合语用学理论(如合作原则、礼貌原则、适应性理论等)探讨模糊限制语的功能(应国丽等,2009;张晨潇,2023),相关结论也在广泛应用中得到了验证。

2.2 二语写作中的模糊限制语研究

在二语写作中,模糊限制语因其能够缓和语气、客观陈述事实的功能,受到广泛关注和使用(覃锴,2022)。研究发现,不同文化背景和语言水平的二语学习者,其写作中模糊限制语的使用与本族语者存在显著差异。例如,Clyne(1991)发现,较高水平的德国英语学习者在学术论文中频繁使用模糊限制语,但存在无法根据语境恰当选择模糊限制语的问题;而芬兰英语学习者可以适当地使用模糊限制语,但相比其口语习得,书面模糊限制语的习得难度较大(Luukka et al.,1997)。而中国英语学习者写作中存在模糊限制语使用类型单一的现象,倾向使用主观性较强的词语,语气较本族语者生硬直接。(赵越,2020)吴光亭(2015)针对我国大学英语专业学生的研究表明,其议论文篇中模糊限制语类符总量明显少于本族语者,且总体频率显著低于后者。

近年来,二语写作中的模糊限制语研究主要集中于习得、使用特征及教学干预3个方面。首先,在习得方面,李小鹏、詹全旺(2018)基于动态系统理论发现,二语写作中模糊限制语的种类和频次呈现非直线发展,具有复杂且不均衡特性。其次,在使用特征方面,王晶晶、姜峰(2019)发现,中国理工科博士生在英语学术写作中过度使用模糊限制语、强势语等表达立场,反映出其词汇资源的局限性及对身份表达的回避倾向;刘应亮等(2023)指出,中国英语专业本科生在学术写作中频繁使用甚至过度依赖模糊限制语,以构建陈述者身份。此外,谷莹莹、朱建斌(2023)的研究表明,中国学习者在二语写作中少用或滥用模糊限制语,这与母语迁移及语言损耗密切相关。这些研究均从不同角度指出了中国学习者在模糊限制语使用中的不足及其成因。最后,在教学干预方面,研究者探索了不同教学方法对模糊限制语掌握的影响。Sun & Hu(2023)通过实验验证了数据驱动学习对模糊限制语掌握具有显著效果,表明教学干预能够有效弥补二语学习者在模糊限制语使用中的不足。同时,跨文化视角的研究也为教学实践提供了参考,例如 Yoon(2021)考察了中、日、韩学生在英语写作中模糊限制语使用的差异,揭示了母语背景和话题对元语篇特征使用的显著影响。

综上所述,已有研究主要聚焦学术语篇、科技语篇和商务语篇,基于二语议论文写作语料的研究相对较少。议论文写作是中国英语学习者语言习得中的常见写

作类型,且写作过程不可避免会涉及模糊限制语的使用。鉴于此,本研究通过语料库对比分析,探讨中国英语学习者和英语本族语者的议论文中各类模糊限制语的使用频率、总体分布特征及其差异成因,为我国英语写作教学实践提供参考。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问题

本文采用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先通过在线语料库对对比数据进行定量分析,再对分析结果进行定性解读,以回答以下3个研究问题:

- (1)模糊限制语在中国英语学习者与英语本族语者语料库中总体特征如何?
- (2)模糊限制语在中国英语学习者与英语本族语者语料库中存在哪些差异?
- (3)模糊限制语在中国英语学习者与英语本族语者语料库中差异成因为何?

3.2 语料来源

本研究基于 BFSU CQPweb 平台(许家金等,2014),所用语料来自“中国英语学习者笔语语料库”(Written English Corpus of Chinese Learners, Version 2, 简称 WECCL2.0,总形符 1426562,总类符 20034)和“英美本族语者英语作文语料库”(Native English Speakers' Similarly or Identically-prompted Essays, Version 2, 简称 NESSIE,总形符 321768,总类符 16438)。WECCL2.0 为中国学习者英语口语语料库(SWECCL)的子库,设计容量约为 100 万词,收集了国内 9 所不同层次高校英语专业 1—4 年级学生的英语作文。NESSIE 2.0 是一个包含英美本族语大学生英语作文的语料库,收录了英美大学生根据中国大学英语四六级、专业英语四八级作文题目撰写的英语作文,也包含一部分其他英美大学生语料库中话题近似的作文文本语料,与 WECCL 2.0 语料库在学习者阶段、写作话题及体裁方面均有很高的可比性。

3.3 研究步骤

本研究基于 Prince et al. (1982)对模糊限制语的分类框架,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何自然,1985;吴光亭,2015;赵越,2020),并根据实际语料检索情况进行了适当修正,最终确定了模糊限制语的分类(见表 2)。研究选用了 24 个具有代表性的模糊限制语作为检索对象(变动型模糊限制语和缓和型模糊限制语分别为 13 个和 11 个)。在变动型模糊限制语中,程度变动型模糊限制语 8 个,范围变动型模糊限制语 5 个;在缓和型模糊限制语中,直接缓和型模糊限制语 8 个,间接缓和型模糊限制语 3 个。为使 2 个语料库数据更具有可比性,将它们按每 100 万词出现的频率

进行标准化处理(标准频率=某词的出现频数/语料库容量×1000000)。(潘璠, 2012)在具体分析单个模糊限制语的应用时,本研究采用在 2 个语料库中各随机抽样 200 个样本的方法。

表 2 模糊限制语的分类

变动型 模糊限制语	程度变动语	kind of、even、some、really、almost、entirely、few、highly
	范围变动语	about、several、various、around、generally
缓和型 模糊限制语	直接缓和语	I think、I believe、can/could、may/might、will/would
	间接缓和语	agree with、is known、It is said

4. 研究结果与讨论

4.1 模糊限制语的总体使用特征

表 3 显示了中国英语学习者与英语本族语者模糊限制语的总体使用情况。在使用频率上,2 类使用者对 4 类模糊限制语的总体使用频率存在差异。相较本族语者,中国学习者模糊限制语的总体使用标准频率明显高于本族语者($p < 0.001$)。在使用类型上,中国英语学习者总体上与本族语者比较接近,但存在局部差异:直接缓和型模糊限制语可能存在滥用现象(标准频率为 21062.51),而范围变动型的使用相对少于本族语者(标准频率为 2553.69)。

表 3 模糊限制语在中英写作者语料库中使用的标准频率

		学习者类型		Total(次)
		中国英语学习者(次)	本族语者(次)	
模糊限制 语类型	程度变动型	6819.26	4705.24	11524.5
	范围变动型	2553.69	2635.45	5189.14
	直接缓和型	21062.51	14756.22	35818.73
	间接缓和型	446.53	80.81	527.34
Total		30881.99	22177.72	53059.71

总体来看,中国英语学习者与英语本族语者均侧重使用直接缓和型模糊限制语。与本族语者相比,中国学生议论文语篇中依赖模糊限制语的现象更明显;在使用类型上存在不均衡且丰富度低的问题——偏好使用直接缓和型模糊限制语,而范围变动型和间接缓和型使用则稍显不足。这与赵越(2020)基于商务语篇的研究结果一致。而吴光亭(2015)的研究显示,中国学习者在请求与拒绝言语行为中,缓

和型模糊限制语的使用显著低于本族语者,这可能是由研究对象和语料的差异所致,或是近年来学习者对缓和语的使用意识有所增强。因此,未来研究可继续扩充并更新语料,以提升研究结果的说服力。

4.2 模糊限制语的使用差异

将 2 个语料库中具体模糊限制语的使用频数进行统计,并换算成相对标准频率(见表 4)后发现,中国学生议论文中部分直接缓和语和程度变动语的使用显著高于本族语者,存在多用、滥用甚至部分脱离语境的现象。例如,some(标准频率为 4353.82)、can(标准频率为 10054.24)、will(标准频率为 5103.18)呈现过度使用的倾向(见表 5)。

表 4 学习者语料库中模糊限制语的分布情况及显著性

模糊限制语分类	具体分类	统计模糊限制语	标准化频数				
			中国英语学习者(次)	本族语者(次)	Total	LL value	p value
变动型模糊限制语	程度变动型	kind of	65.26	108.77	174.03	112.90	<0.001
		even	1350.10	1087.74	2437.84	14.53	<0.001
		some	4353.82	2256.28	6610.1	330.70	<0.001
		really	526.44	267.27	793.71	42.40	<0.001
		almost	247.45	217.55	465	1.00	<0.001
		entirely	6.31	65.26	71.57	38.10	<0.001
		few	206.79	456.85	663.64	55.41	<0.001
		highly	63.09	245.52	308.61	65.53	<0.001
	范围变动型	about	1727.23	1395.42	3122.65	18.15	<0.001
		several	219.41	379.16	598.57	24.07	<0.001
		various	219.41	267.27	486.68	2.53	0.112
		around	259.36	407.13	666.49	18.22	<0.001
		generally	128.28	186.47	314.75	5.92	0.015

续 表

模糊限制语分类	具体分类	统计模糊限制语	标准化频数					
			中国英语学习者(次)	本族语者(次)	Total	LL value	p value	
缓和型模糊限制语	直接缓和型	I think	1808.54	202.01	2010.55	659.37	<0.001	
		I believe	202.58	512.79	715.37	81.04	<0.001	
		may	1934.02	485.08	2419.1	6.10	0.013	
		might	137.39	422.66	560.05	90.77	<0.001	
		will	5103.18	4263.94	9367.12	200.37	<0.001	
		would	933.01	2430.32	3363.33	403.69	<0.001	
		can	10054.24	5457.35	15511.59	684.21	<0.001	
	could	889.55	982.07	1871.62	2.43	0.119		
	间接缓和型		322.45	43.51	365.96	108.31	<0.001	
		is known	75.71	31.08	106.79	9.30	0.002	
		It is said	48.37	6.22	54.59	16.62	<0.001	
	总计			30881.99	22177.72	53059.71		

同时,中国英语学习者也存在部分模糊限制语使用过少或几乎不用的情况(见表5)。例如,部分程度变动语(如 kind of、highly、entirely)及部分直接缓和语(如 might、would、I believe)的使用频率低于本族语者,有些甚至不足其半数,二者差异显著($p < 0.001$)。这表明,中国英语学习者议论文写作中模糊限制语的使用缺乏丰富度和多样性,过度依赖 can、will 等情态动词和 I think 等少部分口语高频词;而对于语法功能相对复杂一些的直接缓和语,如 might、would 等,其使用频率却显著低于本族语者($p < 0.001$)。此外,尽管中国英语学习者间接缓和型模糊限制语总体使用频率高于本族语者,但相比于其他类型而言,其使用频率仍偏低,且表达形式的灵活性也有所欠缺。

表 5 中国英语学习者议论文写作中模糊限制语过度使用情况

	过多使用	过少使用	几乎不用
程度变动型	some	kind of、highly、almost、few	entirely
范围变动型	about	generally、around	—
直接缓和型	can、will、I think	I believe、might	—
间接缓和型	—	is known、It is said	—

在 4 类模糊限制语中,中国英语学习者语料库中 some、about、can、agree with 的标准频率显著高于同类别的其他词项,且与本族语者语料库中的出现频率呈现显著差异(见表 4)。因此,为了深入分析差异特点,本研究选择 some、about、can、

agree with 为具体研究对象, 归纳其所属类别的统一规律。

结果显示(见表 6), 程度变动型模糊限制语 some 在 2 个语料库中的使用频率均较高, 但中国学习者更多将其作为限定词使用(占比 90%), 偏好用于句首表达观点(如“Some people think that...”), 或作为插入语短语(如“to some degree”或“to some extent”)。相较之下, 本族语者倾向在句中使用更简短的搭配(如“some efforts”或“some sort of”)。此外, 本族语者 some 的代词用法(如“some of...”)使用频率是中国英语学习者的 2 倍, 且句中位置更为灵活, 而中国学习者多局限于单一结构(如“some believe that...”)于句首表达观点, 几乎不使用其副词功能(占比 0%)。

表 6 some 在 2 个语料库中的词性分布

		some 在 2 个语料库中的频率				
词性	含义	中国学习者(次)	占比	本族语者(次)	占比	总计
限定词	“一些”“某些”	180	90%	159	79.5%	339
代词	“有些人/事”	20	10%	39	19.5%	59
副词	“大约”“稍微”	0	0%	2	1%	2
总计		200	100%	200	100%	400

范围变动型模糊限制语 about 在 2 个语料库中的介词用法居多, 此外 about 还常与一些词语共现, 表达一定的态度观点或情感, 如“think about”“worry about”“be concerned about”。但其副词使用比例在本族语者(占比 15%)中显著高于中国学习者(占比 6%)($p < 0.001$)。例如, 本族语者常用副词表示范围的模糊性, 保证行文严谨性, 例如“about 320 million people”“about twenty percent of...”, 而中国学习者多偏向单一介词用法, 如“think about”或“be concerned about”。范围变动语的使用有助于听话人在一定范围内理解话题意义。(应国丽等, 2009) 而中国学生唯独在此类模糊限制语的总体使用上低于本族语者(见表 7), 这也从侧面说明, 中国学生在写作中不擅长使用这类模糊限制语来增强行文说服力, 而是更习惯以一种确切的形式表达数量。

表 7 about 在 2 个语料库中的词性分布

		中国英语学习者语料库中 about 的词性分布				
词性	涵义	中国学习者(次)	占比	本族语者(次)	占比	总计
介词	“关于、对于” “目的是”	186	93%	169	84.5%	355
形容词	常见于“be about to” 结构	2	1%	1	0.5%	3
副词	“大约, 左右” “将近”“几乎”	12	6%	30	15%	42
总计		200	100%	200	100%	400

在直接缓和型模糊限制语中,can 在中国学习者的语料库中的标准频率超出本族语者的 2 倍(见表 4)。中国学习者倾向于使用 can 表示可能性推测或能力,可使肯定语气趋向缓和。然而,这种高频使用往往伴随着滥用现象,缺乏多样性。但部分情态动词(如 could、might、would)的使用频率明显低于本族语者($p < 0.001$)。可能是由于 would、might 这类情态动词的使用涉及虚拟语气,对使用语境的要求较高,而 can 语法功能较为简单,可直接搭配动词原形,出错率低,学习者出于谨慎选择使用 can。而这也体现出学习者对其语义用法习得仍存在不充分、不均衡的问题。(吴光亭,2015)这也印证了前人的研究结果。梁茂成(2008)发现 can、will、must、should 4 个情态动词在中国非英语专业大学生二语写作中存在滥用,而 could、would 2 个情态动词在学习者语料库中过少使用。赵越(2020)则指出,在商务英语写作中,中国英语学习者过度依赖 can、will 等情态动词,却较少使用 could、might 和 would。

作为间接缓和型模糊限制语,agree with 在中国学习者语料中的使用频率显著高于本族语者($p < 0.001$)。中国学生更倾向于使用其否定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或者某一群体对某观点的反对,继而引出自己的观点。例如“I don't agree with this opinion”,而本族语者表达观点时的方式则较为灵活,如“advocate for”“in excellent agreement with...”“It is evident that...”等。间接缓和型模糊限制语的使用常用来引用另一方或第三方的看法,从而间接表达说话者的态度,缓和语气,有助于拉近作者与读者的距离。

4.3 模糊限制语差异潜在动因分析

4.3.1 语言学习背景

中外学习者模糊限制语使用差异可能与语言背景密切相关。中国英语学习者的语言学习环境主要以考试(如大学英语四六级、专业英语四八级)为导向。(杨惠中,2019)在此背景下,学生为了短期内提升外语成绩,倾向于背诵高频短语、固定搭配和模板化表达。然而,这也容易导致其写作语篇呈现词汇丰富度低、信息量缺失的特征。(董连棋等,2020)对某些语法功能简单的模糊限制语的过度依赖既限制了词汇的多样性,也削弱了写作语篇的语用功能,导致模糊限制语使用类型单一、语义不够精确。(赵越,2020)相比之下,本族语者的先天语言环境更具优势,因而对模糊限制语的使用呈现灵活性和丰富度高的特征。

4.3.2 文化和思维方式

文化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可能影响模糊限制语的使用。中国文化强调含蓄表达,故学习者在表达观点时频繁借助直接缓和语以缓和语气,给自己的观点留有余

地,避免绝对化。例如,在表达不确定性时,中国英语学习者可能会使用“可能(may)”“或许(perhaps)”等词语。但在范围变动语的使用上,中国学习者较本族语者仍稍显不足,这可能是学习者对语用策略的理解不足,尤其是在议论文写作中缺乏模糊语言的意识和实践,难以均衡各类别模糊限制语的适用情境,故导致滥用和少用。

4.3.3 母语迁移

学习者的母语结构和日常表达方式也可能对模糊限制语的使用产生影响。当母语中缺乏与目标语言对应的模糊限制语时,学习者可能会在写作中难以把握其用法,从而避免或过度使用这些表达方式。因此,若汉语中缺乏与英语中某些模糊限制语直接对应的表达,可能导致学习者在英语写作中使用模糊限制语的频率和方式与本族语者不同。例如,英语中模糊限制语如“could”“might”常用于表达假设性或委婉语气,而汉语中并不强调“情态动词”这一概念,并无对应的独立语法形式。因此,学习者在英语写作中倾向选择语义更为明确、语法功能更为简洁的“can”或“may”,这也造成了这几种直接缓和语的滥用。

5. 结语

与本族语者相比,中国英语学习者英语议论文写作中使用的模糊限制语总体数量偏高,存在部分模糊限制语滥用、误用、少用及脱离语境的问题;在使用类型方面缺乏丰富度,过度依赖直接缓和型模糊限制语,如情态动词,而范围型模糊限制语的使用相对匮乏。具体到单个模糊限制语的使用,除范围变动型模糊限制语外,中国英语学习者对其他3类模糊限制语的使用频率都显著高于本族语者,二者在整体使用上存在显著性差异。受语言环境、文化背景、教学目标等因素影响,中国英语学习者在一些模糊限制语的具体词性、语义使用上与本族语者也存在差异。

模糊限制语的合理使用有助于避免表达过于绝对或激进,使语言更加委婉平和,也使说话者能够更加灵活地表达观点,增强文章的客观性和严谨性。因此,教师应当通过适当的教学干预,提高学生模糊限制语使用的取舍意识。第一,教师可以在二语写作教学时,通过“借用”“调解”等手段,鼓励学习者以母语为参照物,激活已有的模糊限制语知识进行正迁移(赵越,2020),但同时也要正确引导学习者理解英语中模糊限制语的语用功能与汉语的差异;第二,在课堂教学中,教师也可尝试将模糊限制语纳入课堂语言,提供更多真实语境中的模糊限制语使用范例,帮助学生更清晰地区分各类型模糊限制语,而非在脱离语境的情况下进行枯燥的背诵输入;第三,可以从基础、常见的词汇模糊限制语入手,逐步提升二语学习者的综合语言能力。未来研究可进一步结合心理语言学或社会文化理论,从认知、语用和教学视角对模糊限制语的使用规律进行系统分析,以促进二语写作教学实践的改进。

参考文献:

- 董连棋,李梅,2020. 基于语料库的中国英语学习者写作评价资源特征研究[J]. 外语电化教学(5):86-93,13.
- 谷莹莹,朱建斌,2023. 模因论视角下中国大学生写作中模糊限制语的语用研究[J]. *Modern Linguistics*(11):34-65.
- 何自然,1985. 模糊限制语与言语交际[J]. 外国语(5):29-33.
- 梁茂成,2008. 中国大学生英语笔语中的情态序列研究[J]. 外语教学与研究(1):51-58,81.
- 李福印,1995. 模糊限制语的社会语言学探讨[J]. 外语研究(4):9-12.
- 李小鹏,詹全旺,2018. 基于动态系统理论的模糊限制语习得过程研究[J]. 外语教学(3):60-65.
- 刘应亮,邓婷,陈洋,2023. 中国英语学习者学术语篇中的立场标记语和身份建构研究[J]. 外语学刊(5):58-65.
- 潘璠,2012. 基于语料库的语言研究与教学应用[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覃锴,2022. 基于语料库的高校学报英文摘要中模糊限制语的使用探析[J]. 科教文汇(1):82-84.
- 史兴松,牛一琳,2022. 中美企业社会责任话语立场建构对比研究[J]. 现代外语,45(1):40-52.
- 王晶晶,姜峰,2019. 中国理工科博士生学术论文写作立场建构研究[J]. 外语界(3):23-31.
- 吴光亨,2015. 基于语料库的中国大学英语学习者模糊限制语习得研究[J]. 当代外语研究(1):46-52.
- 伍铁平,1999. 模糊语言学[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许家金,吴良平,2014. 基于网络的第四代语料库分析工具 CQP web 及应用实例[J]. 外语电化教学(5):10-15,56.
- 杨惠中,2019. 创建中国特色大学英语测试系统的风雨历程[J]. 外语界(4):8-14.
- 应国丽,周红,2009. 模糊限制语语用功能与礼貌原则相关性研究[J]. 中国外语,6(2):43-47.
- 余千华,秦傲松,2001. 英语科技论文中的模糊限制语[J].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4):121-123.
- 张晨潇,2023. 科普演讲中模糊限制语的语用功能分析[J]. 外文研究,11(4):19-27,103.
- 赵越,2020. 基于语料库的模糊限制语习得和发展研究[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8(3):38-41.

- BROWN P, LEVINSON S C, 1987. Politeness: Some universals in language usage [M].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HANNELL J, 2000. Vague language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 CLYNE M G, 1991. The socio-cultural dimension: the dilemma of the German-speaking scholar [A]. In: SCHRODER H. (ed.). Subject-oriented Texts [C]. Berlin: de Gruyter Mouton, 49-67.
- DIXON J A, FOSTER D H, 1997. Gender and hedging: From sex differences to situated practice [J]. *Journal of Psycholinguistic Research*, 26(1): 89-107.
- HYLAND K, 1998. Hedging in scientific research articles [M]. Amsterdam,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 HYLAND K, MILTON J, 1997. Qualification and certainty in L1 and L2 students' writing [J]. *Journal of Second Language Writing*, 6(2): 183-205.
- LAKOFF G, 1973. Hedges: A study in meaning criteria and the logic of fuzzy concepts [J]. *Journal of Philosophical Logic*, 2(4): 458-508.
- LUUKKA M, MARKKANEN R, 1997. Impersonalization as a form of hedging [A]. In: MARKKANEN R, SCHRÖDER H (eds.). Hedging and Discourse [C]. Berlin, 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 168-187.
- PRINCE E F, FRADER J, BOSK C, 1982. On hedging in physician-physician discourse [A]. In: DI PIETRO R (ed.). *Linguistics and the Professions* [C]. Norwood: Alex Publishing Corporation, 83-97.
- ROUNDS P, 1982. Hedging in written academic discourse: Precision and flexibility [M]. Mimeo, Michiga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 SALAGER-MEYER F, 1994. Hedges and textual communicative function in medical English written discourse [J].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 13(2): 149-170.
- SUN X, HU G, 2023. Direct and indirect data-driven learning: An experimental study of hedging in an EFL writing class [J]. *Language Teaching Research*, 27(3): 660-688.
- SWAIN M, 1985.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Some roles of comprehensible input and comprehensible output in its development [J]. *Input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15: 165-179.
- YANG Y, 2013. Exploring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variations in the use of hedges in English and Chinese scientific discourse [J]. *Journal of Pragmatics*, 50(1): 23-36.

YOON H J, 2021. Interactions in EFL argumentative writing: Effects of topic, L1 background and L2 proficiency on interactional metadiscourse[J]. *Reading and Writing*, 34(3): 705-725.

YULE G, 1996. *Pragmatics*[M].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ZADEH L A, 1965. Fuzzy sets[J]. *Information and Control*, 8(3): 338-353.

Hedges in Argumentative Writings by Chinese EFL Learners and Native English Speakers: A Corpus-Based Comparative Study

CHAI Zhaoxin WANG Boran

Abstract: Based on the classification framework of hedges,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overall usage, differences, and motivations of hedges in English argumentative writings by Chinese EFL learners and native English speakers. Chinese EFL learners tend to use hedges more frequently in their writings than Native English Speakers. In addition, some hedges are abused, misused or underused. In terms of the use types, the hedges used by Chinese learners exhibit an obvious imbalance, with excessive reliance on certain plausibility shields, as well as limited use of rounders and attributions. In contrast, native English speakers use hedges in a more balanced, flexible and varied way. The differences may be related to such factors as learners' language learning backgrounds, cultural and cognitive orientations, and L1 transfer, but further evidence is needed for verification.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have certain insights for English writing instruction in China.

Keywords: corpus; Chinese EFL learner; argumentative writing; hedge; comparative study

作者简介:

柴照欣, 东北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应用语言学研究。

王勃然, 东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英语语言文学博士, 主要从事心理语言学、外语教育、教材系统化设计等研究。